臺灣師大歷史學報 第 66 期 2021 年 12 月, 頁 1-44

DOI: 10.6243/BHR.202112 (66).0001

「吳人」與「南人」: 六朝時期地域意識轉變之考察

吕春盛*

摘要

春秋時代與西漢初年,江南有吳國,史籍稱當地之人為「吳人」。兩漢時期江南設有吳郡、吳縣,「吳人」即吳郡或吳縣之人。漢末孫吳割據江南之後,「吳人」才穩定的成為南方人之代稱。西晉滅吳之後,仍沿稱「吳人」,又稱「南人」。東晉時期流寓江左之僑人當政,史籍仍常見有「吳人」與「南人」之語,一般認為兩者可相互用,直到南朝。

不過瀏覽史文,另有足堪玩味之處。東晉政權成立之後,帶有國族意識的「吳人」用語,卻形同禁忌而遽減,代之以一般地域意識的「南人」。南朝之後,「吳人」與「南人」的概念又有新的發展。到南北朝後期,「吳」卻又清楚牢固地成為南方的意象,隋唐之後的詩文仍常見「吳兒」為南方人的代稱。

以上這些人群稱呼的變化,背後皆隱含著極其複雜的政治社會情境。 然而,已往學界對於這些變動的研究尚多不足。本文全面蒐集史籍之「吳 人」、「南人」用語,考察這些用語背後之地域意識,並探討六朝時期這 些地域意識的轉變,及其背後隱含的歷史意義。

關鍵詞:六朝、東晉、南朝、吳人、南人、地域意識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一、前言

東晉、南朝時期,史籍常見有「吳人」與「南人」之辭,「吳人」是相對於永嘉之亂後北來「僑人」的南方人士,有時也稱為「南人」。周一良把東晉、南朝境內之人群約略分為三種:(一)北方遷來之僑人,亦稱北人;(二)南地之土著,曰南人,亦稱吳人;(三)蠻、俚、溪、僚等文化低下之土著。「其中僑人與吳人或北人與南人之地域分野,大致上是以孫吳滅亡前的南北邊境為界,亦即所謂「吳人」或「南人」是指孫吳舊境之內的人及其後裔,²基本上,「吳人」與「南人」兩者可相互用。

不過細讀史文,另有足堪玩味之處。「吳人」一詞在不同時期的不同史籍有不同的涵義(詳後),三國到兩晉之際史籍最常見的「吳人」,指「吳國人」,含有南方人認同或懷念孫吳的意識,蓋東漢末年黃巾之亂後,孫吳在江南立國八十餘年,3江南人民被稱為吳人,「吳人」一詞乃含有與孫吳政權密不可分的吳人意識。東晉之後,帶有吳人意識的「吳人」一詞卻極少見,而代

[「] 周一良,〈南朝境內之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收入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63),頁30。(原載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4 [南京,1938],頁449-504。)按周一良的分類概念不完全精確,呂春盛仍沿用其分類而在概念上做局部的修正,參見呂春盛,《陳朝的政治結構與族群問題》(臺北:稻鄉出版社,2001),第一章,〈導論〉,頁5-13。

關於僑人與吳人之地域分野,大致上是以孫吳滅亡前的邊境為界,參見余遜,〈南朝之北士地位〉,《輔仁學誌》,12:12(北平,1943.12),頁31-102;越智重明,〈東晋南朝の地緣性〉,《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13(福岡,1984.10),頁25。後收入越智重明,《魏晋南朝の人と社会》(東京:研文出版,1985),第二章,〈范寧と地緣性〉,頁69-118。近年關於東晉廣陵高崧墓的研究討論,更加強說明地處江北的廣陵因舊屬孫吳而被視為南方,參見鄒憶軍,〈高崧父子生平考——兼談南方士族墓葬的特殊性問題〉,《東南文化》,2000:7(南京,2000.7),頁52-55; 周能俊、胡阿祥,〈兩晉南朝廣陵高氏之興衰〉,《楊州大學學報》,17:2(揚州,2013.3),頁114-118; 小尾孝夫撰,楊洪俊譯,〈廣陵高崧及其周邊—— 六朝南人的一個側面〉,《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015:1(南京,2015.1),頁16-24、頁41。

³ 東漢末年黃巾動亂,孫堅率眾北上參與討伐黃巾,其勢力多在江北,孫堅戰死沙場後,其子孫策募眾從揚州牧袁術,求得孫堅遺部,與平二年攻占江東六郡,可視為孫吳政權之始,至吳末帝天紀四年被滅,合計立國86年。

之以一般地域意識的「南人」。南朝之後,「吳人」與「南人」的概念又有新的發展,學界對於這些變動的研究尚多有不足。

茲略述學界在此方面的研究。吳人意識之興起與孫吳政權之統治密切相關,而西晉滅吳之後的歧視統治,讓江南人懷念孫吳而更加激化了吳人意識,⁴雖然也有少數研究,美化西晉滅吳之後的統治,⁵或強調江東士族如何的認同西晉政權,⁶但失之偏頗,說服力不足。兩晉之際,時局動盪,江南人更有高漲的復國意識,甚至也付之行動,但終究迫於形勢,吳人士族不得不擁戴司馬氏,與南遷僑人合作共建東晉政權。⁷不過東晉政權成立之後的吳人意識,大多語焉不詳,尤其吳人意識是否衰退或轉化的問題,很少被留意。

其次,關於東晉南朝「南人」的研究,學界多著墨於南、北

⁴ 關於吳人意識的興起與強化,學界已有很多研究,參見于浴賢,〈論陸機賦的東吳情結〉,《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2:2(貴陽,2003.3),頁52-57;陳俊偉,〈陸機《辨亡論》的故國歷史圖像〉,《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文》,19(臺北,2012.9),頁39-58;王文進,〈論《江表傳》中的南方立場與東吳意象〉,《成大中文學報》,46(臺南,2014.9),頁99-136。後收入王文進,《裴松之《三國志注》新論——三國史的解構與重建》(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7),頁151-196;陳恬儀,〈西晉吳人之歷史與自我〉,《輔仁國文學報》,39(臺北,2014.10),頁199-216。

如陳金鳳強調西晉如何善待吳地士人,參見陳金鳳,〈江東士族與西晉政權合作論〉,收入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與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編,《魏晉南北朝史論文集》(成都:巴蜀書社,2006),頁154-160。

如彭豐文強調江東士族已認同西晉政權,參見彭豐文,《兩晉時期國家認同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第二章第一節,〈西晉王朝統治前期的國家認同狀況〉,頁79-90。

[「]關於吳人士族與南遷僑人合作共建東晉政權,學界已有相當豐碩的研究,無法一一列舉,大致上,陳寅恪〈述東晉王導之功業〉為早期經典之作;田餘慶〈釋「王與馬共天下」〉一文又有精闢的補充;川勝義雄也從南北軍力比較及正統號召力觀點,又有精闢的補充。參見陳寅恪,〈述東晉王導之功業〉,收入陳寅恪,《陳寅恪先生全集(下冊補篇)》(臺北:里仁書局,1979),頁1445-1465;田餘慶,〈釋「王與馬共天下」〉,收入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頁1-38;川勝義雄,〈東晉貴族制の確立過程一軍事的基礎の問題と関連して一〉,收入川勝義雄,《六朝貴族制社会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82),頁211-255。中譯文參見川勝義雄著,徐谷芃、李濟滄譯,《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154-186。

人的差異,有的指吳人(南人)與僑人(北人)的差異,⁸有的指南朝人與北朝人的差異,⁹亦有兼論兩種差異者,¹⁰可見「南人」的概念出現多樣化,然而學界常簡單地把東晉時期的「南人」等同於「吳人」,¹¹未細究兩者概念上的差異,同時也未細察南朝時期「吳人」與「南人」之含義又有何新的變動。¹²這些都是學界研究不足者。

綜而言之,以往學界多著墨於「吳人」意識的興起與強化、 南北朝「南人」詞義的差異。然而,關於「吳人」意識的衰退問題,由「吳人」到「南人」的意識轉變問題,以及南朝時期「南 人」與「吳人」的新含義等問題,尚有待再予以深入的研究。本 文擬參考前人的研究成果,系統性論述吳人意識的發展與轉化, 考察六朝地域意識之轉變,希望能填補已往學界研究的不足。

二、漢末到西晉時期吳人意識的形成與強化

春秋時代江南有吳、越兩強國興起,13皆曾北上爭霸,後來吳

⁸ 如胡寶國,〈兩晉時期的「南人」、「北人」〉,《文史》,2005:4(北京,2005.12),頁49-58。

如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第二篇,〈論南北朝的差異〉,頁81-237。

¹⁰ 如守屋美都雄,〈南人と北人〉,《東亞論叢》,6(釜山,1948.4),頁416-460。後收入守屋美都雄著,錢杭、楊曉芬譯,《中國古代的家族與國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家族篇第四章,〈南人與北人〉,頁316-346。

¹¹ 如周一良,〈南朝境內之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頁30。

¹² 矢野主稅曾留意南北朝不同史籍、不同情境之下,「南人」含義的差異。不過,矢野主稅仍然忽略了由「吳人」到「南人」的意識轉變問題。參見矢野主稅,〈南人北人對立問題の一考察〉,《長大史学》,1(長崎,1958.4),頁1-7;矢野主稅,〈南朝における南北人問題—南朝の成立—〉,《長崎大学教育学部社会科学論叢》,19(長崎,1970.3),頁1-12。程義曾概略考索「吳兒」一詞概念之演變,頗可參考,但失之簡略。參見程義,〈從鄙視到認同——說「吳兒」〉,《蘇州文博論叢》,2014(蘇州,2014.12),頁86-93。張齊明曾考察魏晉南北朝的「吳人」、「南人」、「北人」,亦多可參考,但常忽略這些詞在不同情境下的不同概念。參見張齊明,〈地域、門第之別抑或華夷之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吳人」、「南人」與「北人」〉,《國學學刊》,2013:2(北京,2013.6),頁71-77。

¹³ 江村治樹,〈吳、越の興起について〉,收入谷川道雄編,《中国辺境社会の歴

滅於越,越又併於楚。《史記·吳太伯世家》載吳太伯為周太王之子「奔荊蠻,自號句吳」,¹⁴《史記·越王句踐世家》載句踐「其先禹之苗裔」,¹⁵一般認為這些說辭應是吳、越統治階層附會華夏以圖爭霸的策略。¹⁶唯其結果雖然代表吳、越統治階層有相當程度的華夏化,但當地民眾仍多保留南方土著文化。¹⁷「越」稱霸之後,越之名大顯於世,後來出現「百越」一詞,越乃被泛指東南廣大地域的異族,東漢末年出現「山越」一詞,則用來泛稱江南山區的非華夏族群。¹⁸

至於「吳」,秦滅楚後,在吳、越故地設會稽郡,轄含吳縣,西漢初年,漢高祖劉邦(256-195B.C.,202-195B.C.在位)封劉濞(216-154B.C.)為吳王,七國之亂後,吳國國除,設會稽郡,治吳縣。東漢順帝(115-144,125-144在位)永建四年(129)分設吳郡,以錢塘江為界,東為會稽郡,治山陰,西為吳郡,治吳縣。東漢末年,吳郡富春人孫堅(155-191)崛起,其子孫策(175-200)、孫權(182-252,229-252在位)相繼割據江東,國號為吳。

「吳人」一詞在《左傳》等先秦文獻裡,時有出現,指春秋時吳國之人,《史記》、《漢書》所戴秦漢時期的「吳人」指吳縣或吳郡之人。¹⁹《後漢書》所載東漢時期的「吳人」仍指吳縣或吳郡之人。如《後漢書·陸續傳》載陸續「會稽吳人也」,²⁰此處

史的研究》(京都:玄文社,1989),頁4-11。

¹⁴ 漢·司馬遷,《史記》(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31,〈吳太伯世家〉,頁1445。

¹⁵ 漢·司馬遷,《史記》,卷41,〈越王句踐世家〉,頁1739。

¹⁶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1997),第九章,〈邊緣人群華夏化歷程:吳太伯故事〉,頁255-287;蔣炳釗,〈「越為禹后說」質疑——兼論越族的來源〉,收入蔣炳釗,《東南民族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2),頁1-18。

¹⁷ 李伯重,〈東晉南朝江東的文化融合〉,《歷史研究》,2005:6(北京,2005.12),頁92-93。

¹⁸ 吕春盛,〈三國時代的山越與六朝的族群現象〉,《臺灣師大歷史學報》,33 (臺北,2005.6),頁14-16。

¹⁹ 程義,〈從鄙視到認同——說「吳兒」〉,頁86-87。

²⁰ 漢·班固,《後漢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81,〈陸續傳〉,頁2682。

的「吳」指東漢初年的吳縣;《後漢書·陸康傳》載陸康(126-195)「吳郡吳人也」,²¹陸康為陸續之孫,此時已分設吳郡,故載為吳郡吳縣人。《三國志·吳書》所載東漢末的「吳人」仍指吳郡吳縣之人,如《三國志·吳書·孫策傳》載有「吳人嚴白虎」,²²《三國志·吳書·妃嬪傳》載「孫破虜吳夫人,吳主權母也。本吳人」,²³此處「吳人」皆指吳郡吳縣人,又吳郡著姓朱、張、顧、陸亦皆載為「吳郡吳人」。²⁴

兩漢時期隨著各地社會經濟的發展,各地域出現鄉里認同的地域意識,具體表現為各地域「先賢傳」、「耆舊傳」的編纂,²⁵此時江南也分別有會稽郡與吳郡的地域意識。然而,三國鼎立促使各地域的認同意識流動化,江南原有會稽郡與吳郡各自的認同意識,至西晉時則以「吳」為新的認同意識顯現出來。²⁶換言之,三國鼎立直接促成了以「吳國」為認同意識的「吳人」,亦即有吳(國)人意識的「吳人」。《三國志》、《晉書》等所載三國時期的「吳人」一詞,除少數指郡縣之人外,絕大多數是指吳國之人,這方面的史料隨處可見,毋庸贅述。

西晉滅吳之後,屢次發布寬大之政以招撫吳人(舊吳國之 人),雖然或許能消除吳人部份的敵對情緒,²⁷但吳人仍難免遭受

²¹ 漢·班固,《後漢書》,恭31,〈陸康傳〉,頁1112。

²² 晉·陳壽,《三國志》(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46,〈吳書·孫 策傳〉,頁1104。

²³ 晉·陳壽,《三國志》,卷50,〈吳書·妃嬪傳〉,頁1195。

 ²⁴ 如晉·陳壽,《三國志》,卷52,〈吳書·顧雍傳〉,頁1225;同書,卷56,〈吳書·朱桓傳〉,頁1312;同書,卷57,〈吳書·陸續傳〉,頁1328;同書,卷57,〈吳書·張溫傳〉,頁1329。

参見狩野直禎,〈華陽国志の成立を廻って〉,《聖心女子大学論叢》,21(東京,1963.10),頁43-81;渡部武,〈「先賢伝」「耆旧伝」の流行と人物評論との関係について〉,《史観》,82(京都,1970.12),頁51-62;永田拓治,〈「先賢伝」「耆旧伝」の歴史的性格——漢晋時期の人物と地域の叙述と社会〉,《中國——社会と文化》,21(東京,2006.6),頁70-92。

²⁶ 永田拓治,〈「先賢伝」「耆旧伝」の歴史的性格——漢晋時期の人物と地域の 叙述と社会〉,頁80-81。

²⁷ 陳金鳳肯定西晉朝廷滅吳之後的安撫措施有效消除吳人的敵對情緒,並有利於東晉時期南北士族的合作。參見陳金鳳,〈江東士族與西晉政權合作論〉,頁154-160。

到亡國遺民的各種屈辱與迫害,²⁸致使「吳人」意識不但未消退, 反而更為強烈。陸機(261-303)〈晉平西將軍孝侯周處碑〉載:

吳平入晉,王渾登建業宮釃酒,既酣,乃謂君曰:「諸人 亡國之餘,得無戚乎?」君對曰:「漢末分崩,三方鼎 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戚,豈惟一人!」渾乃 大慚。²⁹

按吳人周處對西晉征東大將軍王渾 (223-297) 的反駁,維護了吳人的尊嚴,吳人陸機在碑文中詳載此事,以表贊賞。蓋吳人面對西晉統治的現實,為身家利益不得不出仕晉朝,但內心深處仍難除亡國之痛,³⁰當陸機面對當時的正統爭論議題時,主張「三方鼎時,同為霸名」,即在現實上不得不承認西晉天命之狀況下,視魏、吳、蜀三國皆為具有同等地位的王朝,以維繫吳人的尊嚴。³¹後來陸機又在〈辨亡論〉裡,極度歌頌吳主孫堅、孫策、孫權之功業,強化吳人的故國認同。³²不僅如此,孫吳滅後,「吳人」意識更強烈的表現為江南的復國童謠,《宋書·五行志》載:

²⁸ 關於孫吳滅後吳人遭受到的各種屈辱與迫害,參見王健秋,〈西晉歧視吳人與二陸之死〉,《南京高師學報》,12:3(南京,1996.9),頁49-51;王永平,《中古士人遷移與文化交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第七章,〈陸機陸雲兄弟之死與南北地域衝突〉,頁156-175;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札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西晉王朝對待吳人〉條,頁72-75;王永平,〈兩晉之際廣陵人士與江東政局〉,《揚州文化研究論叢》,8(揚州,2012.3),頁48-51。

²⁹ 晉·陸機,《陸士衡文集》(《四部叢刊》初編縮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65),卷10,〈議論碑·晉平西將軍孝侯周處碑〉,頁48下。按此碑真偽曾有疑義,但一般仍相信為陸機所作。參見陳恬儀,〈西晉吳人之歷史與自我〉,頁205 註24之討論。由此事亦見於《晉書·周處傳》,因此此事應是可信。參見唐·房 玄齡,《晉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58,〈周處傳〉,頁 1570。

³⁰ 彭豐文以吳人出任晉廷,說明西晉王朝普遍得到吳人的認同與擁戴,筆者認為彭文只看到表象,未分析吳人的內心真實感受。參見彭豐文,《兩晉時期國家認同研究》,第二章第一節,〈西晉王朝統治前期的國家認同狀況〉,頁79-90。

³¹ 陳恬儀,〈西晉吳人之歷史與自我〉,頁206。

³² 陳俊偉,〈陸機《辨亡論》的故國歷史圖像〉,頁39-58。

晉武帝太康後,江南童謠曰:「局縮內,數橫目,中國當 敗吳當復。」又曰:「宮門柱,且莫朽,吳當復,在三十 年後。」又曰:「雞鳴不拊翼,吳復不用力。」于時吳人 皆謂在孫氏子孫,故竊發亂者相繼。33

謠諺是民眾社會心理的折射,這些江南的復國童謠反應了吳地民眾對於復國的殷切期望。³⁴《晉書·華譚傳》載晉武帝(236-290,266-290 在位)太康(280-289)中,華譚被舉秀才入洛陽,武帝親自策問他:「吳、蜀恃險,今既蕩平。蜀人服化,無攜貳之心;而吳人越睢,屢作妖寇。豈蜀人敦樸,易可化誘,吳人輕銳,難安易動乎?」³⁵此處晉武帝所言吳人「屢作妖寇」、「難安易動」,或即為吳人意識高漲的反應。

西晉末年北方動亂之際,江南有陳敏(?-307)起兵稱楚公,欲圖割據,廣納江東士族以為己用,部分江東士族也曾思考借助陳敏之力以圖恢復,³⁶但後來以顧榮(?-312)為首的江東士族倒戈,轉而與晉廷合作剿滅陳敏。一般論陳敏失敗之因,主要是其與江東士族在階級身分與文化地位上之差異而未獲支持,³⁷不過,陳敏

高朝梁·沈約,《宋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11),卷31,〈五行志二〉,頁914。按《晉書·五行志》載此事為太康三年,而史文「且莫朽」改為「且當朽」,前後語義反而難解。《宋書》成書於梁代,早於《晉書》(成書於唐代),故引《宋書》。參見唐·房玄齡,《晉書》,卷28,〈五行志中〉,頁844。

³⁴ 呂宗力,〈讖緯與兩晉南朝的政治與社會〉,收入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編,《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回顧與探索——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第九屆年會論文集》(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頁379-396;胡允康,〈從「中國當敗吳當復」到「五馬游渡江,一馬化為龍」——東晉立國之際的謠諺〉,《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017:2(南京,2017.2),頁28。

³⁵ 唐·房玄齡,《晉書》,卷52,〈華譚傳〉,頁1450。

³⁶ 陳敏起兵,吳人甘卓為其主謀並聯絡江東首望顧榮等,顧榮曾寄望借此恢復孫吳割據的舊業,後來審時度勢,接受華譚的勸阻後才改變立場,參見田餘慶,〈釋「王與馬共天下」〉,頁20-21;王永平,〈兩晉之際廣陵人士與江東政局〉,頁56-60。

³⁷ 陳寅恪,〈述東晉王導之功業〉,頁1447-1448;王永平,《漢晉間社會階層升降與歷史變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第十八章,〈江東士人之去就與陳敏割據之成敗〉,頁387-402。

稱「楚」而不稱「吳」,或許對江南人民多少缺乏號召力。38

琅邪王司馬睿(276-323,317-323在位)以安東將軍徙鎮建康之初,「吳人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³⁹可見吳人對落難的司馬氏勢力的冷漠,甚至難掩其對北方士族高傲的姿態。⁴⁰《世說新語·方正篇》載:「王丞相(導)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玩)。對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為亂倫之始。』」⁴¹《世說新語·排調篇》載:「陸太尉(玩)詣王丞相(導),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與王牋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為傖鬼。』」⁴²當時吳人蔑稱僑人為「傖」。⁴³

《世說新語·言語篇》載:「元帝始過江,謂顧驃騎曰: 『寄人國土,心常懷慚。』榮跪對曰:『臣聞王者以天下為家, 是以耿、毫無定處,九鼎遷洛邑。願陛下勿以遷都為念。』」⁴⁴此 段史料之史實雖曾被質疑,⁴⁵但其反映的背景卻極為契合當時的形

³⁸ 陳敏稱「楚」而不稱「吳」,有人認為這不但難以對孫吳舊境之人有號召力,亦可能以春秋吳、楚最早的仇恨而引起江南人的反感,恐怕也是其失敗的因素之一。參見姚大中編譯,《南方的奮起》(臺北:三民書局,1976),頁122。

³⁹ 唐·房玄齡,《晉書》,卷65,〈王導傳〉,頁1745。

⁴⁰ 方亞光,〈論南北士族的協調與東晉王朝的建立〉,收入江蘇省六朝史研究會編,《六朝史論集》(合肥:黃山書社,1993),頁27-38。

⁴¹ 南朝宋·劉義慶撰,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北京:中華書局,1983),中卷上,〈方正第五〉,頁305-306。按《晉書·陸玩傳》載此事為陸玩任司馬睿的丞相府參軍之時,《世說新語》稱陸太尉,為陸玩死後之贈號。參見唐·房玄齡,《晉書》,卷70,〈陸玩傳〉,頁2024。

⁴² 南朝宋·劉義慶撰,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下卷下,〈排調第二十五〉,頁790。

^{43 「}信」為當時吳入輕侮北人之語·參見余嘉錫,〈釋億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0:下(南京,1948),頁47-52。後收入余嘉錫,《漢魏兩晉南北朝史叢考》(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頁173-178。

⁴⁴ 南朝宋·劉義慶撰,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上卷上,〈言語第二〉,頁 91-92。

⁴⁵ 如余嘉錫認為顧榮卒於元帝未即位之前,不當稱陛下,參見上引南朝宋·劉義慶撰,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上卷上,〈言語第二〉,頁92之箋疏。張齊明認為《世說新語》此處用辭被疑雖不無道理,但仍可視為是基於史實的一種文學化追述。參見張齊明,〈地域、門第之別抑或華夷之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吳人」、「南人」與「北人」〉,頁74;筆者認為,《世說新語》常以後來稱號記錄前事,如前引陸玩被記為陸太尉即是如此。

勢,即琅邪王司馬睿初至江南,寄人籬下的心理躍然紙上,⁴⁶史文中所謂「國土」即孫吳之國土,似乎南、北尚不為同一國。以顧榮為首的江東士族審時度勢,與流寓僑人合作,⁴⁷但雙方合作之初,彼此仍多間隙。琅邪王司馬睿集團創建政權的過程,僑人多佔據政經要職,「駕御吳人,吳人頗怨」,⁴⁸因而有吳人周玘(258-313)起兵未果,憂憤而死,臨終謂其子周勰曰:「殺我者諸億子,能復之,乃吾子也。」⁴⁹可見彼此心結頗深,吳人意識仍舊極為強烈。

三、東晉時期吳人意識的轉化

兩晉之際高漲的吳人意識,在東晉政權穩固之後,發生了重大的轉變,察諸史籍,東晉政權成立之後,史文即少再見與吳人意識相關的記載,甚至連「吳國人」概念的「吳人」用語都很少見。茲以「吳人」為關鍵詞,搜尋《晉書》所見之「吳人」,將其概念分成兩類:與吳人意識相關的「吳國人」,以及單純指地名的吳郡或吳縣之人,50大致依年代列表如「表1」。按《晉書》為唐代房玄齡(579-648)領銜編撰,以南齊臧榮諸《晉書》為藍本,參考其他諸家晉史和有關著作,記錄兩晉史事,年代大致含蓋魏末三國到東晉末年,以《晉書》為文本,檢索「吳人」一詞,或可探索其背後隱藏之訊息。

⁴⁶ 權家玉,〈從蜀漢東晉看寄寓政權的「國」「土」觀念〉,《社會科學戰線》, 2018:6(長春,2018.6),頁127。

⁴¹ 陳寅恪,〈述東晉王導之功業〉,頁1448;矢野主稅,〈東晋における南北人對立問題—その政治的考察—〉,《東洋史研究》,26:3(京都,1967.12),頁36-61;朴漢濟,〈「僑舊體制」的展開與東晉南朝史——為整體理解南北朝史的一個提議〉,收入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編,《魏晉南北朝史研究》(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頁21-39。

⁴⁸ 唐·房玄齡,《晉書》,卷58,〈周勰傳〉,頁1574。

⁴⁹ 唐·房玄齡,《晉書》,卷58,〈周玘傳〉,頁1574。

⁵⁰ 按孫吳時期揚州仍設有吳郡、吳縣,西晉滅吳後州郡略有變動,但仍沿有揚州吳郡、吳縣,參見唐·房玄齡,《晉書》,卷15,〈地理志下〉,頁459-464。南朝各代亦皆沿有吳郡、吳縣。

表1《晉書》所見「吳人」表

序	西元	年 號	「吳國人」次	「郡縣人」次	出 處
1	246	蜀後主延熙九年	1	_	卷 57, 〈羅憲傳〉, 頁 1551。
2	251	魏齊王芳嘉平三年	1	_	卷 1 , 〈 高 祖 宣 帝 紀〉,頁19。
3	253	吳廢帝建興二年	1	_	卷 28 , 〈 五 行 志 中〉, 頁 863。
4	254-264	蜀後主延熙十七年至 炎興元年	1	_	卷 88, 〈李密傳〉, 頁 2274。
5	257	魏高貴鄉公甘露二年	3	_	卷2,〈太祖文帝紀〉,頁34。
6	258	魏高貴鄉公甘露三年	4		卷 33, 〈石苞傳〉, 頁 1002。
7	259	魏高貴鄉公甘露四年	1		卷 56, 〈孫楚傳〉, 頁 1542。
8	261	吴景帝永安四年	1	1	卷 27 , 〈 五 行 志 上〉, 頁 813。 卷 39 , 〈王沈傳〉,
9	263	魏元帝景元四年	1		頁 1145。
10	264	魏元帝咸熙元年	1	_	卷2,〈太祖文帝紀〉,頁44。
11	264	魏元帝咸熙元年	1	_	卷 38, 〈宣五王傳· 瑯 琊 王 伷 〉 , 頁 1121。
12		吳末帝元興元年至天 紀四年	2	_	卷 23 , 〈樂志下·顰 舞歌詩五篇〉, 頁 712-713。
13	264-280	吳末帝元興元年至天 紀四年	1	_	卷 27 , 〈 五 行 志 上〉,頁808。
14	266	西晉武帝泰始二年	1	_	卷3,〈世祖武帝紀〉,頁53。
15	266-279	西晉武帝泰始二年至 咸寧五年	3	_	卷 42, 〈王渾傳〉, 頁 1202。
16	266	西晉武帝泰始二年	1	1	卷 91 , 〈文立傳〉, 頁 2347。
17	268	西晉武帝泰始四年	1		卷 13 , 〈 天 文 志 下〉, 頁 396。
18	269-278	西晉武帝泰始五年至 咸寧四年	10	_	卷 34,〈羊祜傳〉, 頁 1014-1018。
19	269	西晉武帝泰始五年	_	1	卷 57, 〈吾彦傳〉, 頁1561。
20	271	西晉武帝泰始七年	1	_	卷 57, 〈陶璜傳〉, 頁1559。
21	275	西晉武帝咸寧元年	1		卷3,〈世祖武帝紀〉,頁65。
22	277	西晉武帝咸寧三年	1		卷 46, 〈劉頌傳〉, 頁1294。
23	279	西晉武帝咸寧五年	2	_	卷 61, 〈周浚傳〉, 頁1658。
24	280	西晉武帝太康元年	3	_	卷 34, 〈杜預傳〉, 頁1030。

序	西元	年 號	「吳國人」次	「郡縣人」次	出處
25	280	西晉武帝太康元年	5		卷 42, 〈王濬傳〉, 頁1209-1215。
26	280	西晉武帝太康元年	1	_	卷3,〈世祖武帝紀〉,頁71。
27	281	西晉武帝太康二年	2	_	卷 48,〈段灼傳〉, 頁1347-1348。
28	281	西晉武帝太康二年	1	_	卷 52, 〈袁甫傳〉, 頁1455。
29	281	西晉武帝太康元年至 元康七年	2	_	卷 58, 〈周處傳〉, 頁1570-1571。
30	282	西晉武帝太康三年	1	_	卷 28 , 〈 五 行 志 中〉, 頁844。
31	282	西晉武帝太康三年	1	_	卷 50, 〈秦秀傳〉, 頁1406。
32	285	西晉武帝太康六年	3	_	卷 52, 〈華譚傳〉, 頁1450。
33	291	西晉惠帝元康元年	2	_	卷 54, 〈陸機傳〉, 頁1471。
34	301	西晉惠帝永寧元年	_	1	卷 92, 〈張翰傳〉, 頁2384。
35	307	西晉懷帝永嘉元年	2	_	卷 65 , 〈王導傳〉, 頁1745。
36	307	西晉懷帝永嘉元年	1	_	卷 77, 〈陸玩傳〉, 頁 2024。
37	311	西晉懷帝永嘉五年	_	1	卷 76, 〈顧眾傳〉, 頁2015。
38	312	西晉懷帝永嘉六年	_	1	卷 68,〈顧榮傳〉, 頁1811。
39	313	西晉愍帝建興元年	1	_	卷 58, 〈周玘傳〉, 頁1574。
40	314	西晉愍帝建興二年	3	_	卷 58, 〈周勰傳〉, 頁1574。
41	318	東晉元帝太興元年	_	1	卷 77, 〈陸曄傳〉, 頁 2023。
42	318-320	東晉元帝太興元年至 三年	1	_	卷 90, 〈鄧攸傳〉, 頁2340。
43	327	東晉成帝咸和二年	1	_	卷 88, 〈顏含傳〉, 頁2286。
44	321	東晉元帝太興四年	1	_	卷 62 , 〈祖逖傳〉, 頁 1697。
45	371	東晉簡文帝咸安元年	_	1	卷 94, 〈謝敷傳〉, 頁 2457。

說明:

- 1. 此處檢索依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 〈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 (2021/5/19)。
- 2. 此處檢索的「吳人」,以與吳人意識相關的「吳國人」,以及單純指地名的吳郡或吳縣之人為主,《晉書》「載記」有數例不分僑吳的「吳人」,另在第四節討論。 資料來源:
- 唐·房玄齡,《晉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74。

時期	「吳國人」次	比例	「郡縣人」次	比例
三國時期 (220-280)	48	68%	1	17%
西晉時期 (280-317)	20	28%	3	50%
東晉時期 (317-420)	3	4%	2	33%
總和	71	100%	6	100%

表 2 《晉書》所見「吳人」統計表

資料來源:據「表1」數據整理。

若以西晉武帝滅吳(280)及東晉元帝即位(317)做為分界點,「表 1」可分為三個時期,茲再依此製成統計表,如「表 2」。由「表 2」之統計,《晉書》中「吳國人」概念的「吳人」,大多出現在西晉武帝滅吳之前的三國時期,共 60 年計 48 次,約占總數的68%,其次為西晉武帝滅吳之後到東晉元帝即位之前,共 38 年計20 次,約占總數的28%,東晉元帝即位到劉宋代晉(420),共 104年只出現 3 次,約占總數 4%。雖然以「吳人」一詞出現次數做統計,未盡理想,如有時同一事而出現多次,或各次輕重意義不一,都是統計上的難題,但仍不妨做為參考。從上述的統計數字來看,《晉書》中「吳國人」概念的「吳人」一詞,在東晉時期一百多年間,只在東晉初年出現 3 次,此後未再見「吳國人」概念的「吳人」,這種史料記載急速減少的現象,絕對不可忽視。

茲為更詳盡檢索史文,再以同樣方法,搜尋清代湯球(1804-1881)《九家舊晉書輯本》所見之「吳人」,再製「表3」。依「表3」再分三個時期做統計,製成「表4」。

序	西元	年 號	「吳國人」次	「郡縣人」次	出 處
1	264-280	吳末帝年間	1	-	臧榮緒,《晉書補遺》,〈雜傳〉,頁 177。
2	273-276	晉武帝泰始九年至 咸寧二年	2	_	王隱,《晉書》,卷 6,〈羊祜〉,頁 255。
3	278-280	晉武帝咸寧四年至 太康元年	1	_	王隱,《晉書》,卷 6〈杜預〉,頁256。
4	280	晉武帝太康元年	1	_	王隱,《晉書》,卷 1〈武帝〉,頁184。
5	280	晉武帝太康元年	1	_	王隱,《晉書》,卷 6〈王濬〉,頁271。
6	280	晉武帝太康元年	1	_	臧榮緒,《晉書》, 卷7〈王渾〉,頁 60。
7	280	晉武帝太康元年	1	_	王隱,《晉書》,卷 6〈王渾〉,頁271。
8	301	晉武帝永寧元年	1	_	臧榮緒,《晉書》, 卷9〈陸機〉,頁 83。
9	?-312	西晉時期	_	1	王隱,《晉書》,卷 7〈顧榮〉,頁315。
10	?-317	西晉末年	1	1	王隱,《晉書》,卷 7〈薛兼〉,頁316。
11	320	晉元帝大興三年	1		王隱,《晉書》,卷 7〈鄧攸〉,頁328。
12	?-?	東晉時期	_	1	何法盛,《晉中興 書》,卷7〈濟陽江 錄〉,頁477。
13	278-342	晉武帝咸寧四年至 晉成帝咸和八年	_	1	《晉諸公別傳》, 〈陸玩〉,頁516。

表3 《九家舊晉書輯本》所見「吳人」表

說明:此處檢索依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 〈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2021/5/19)。

資料來源:清·湯球輯,《九家舊晉書輯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

時期	「吳國人」次	比例	「郡縣人」次	比例
三國時期 (220-280)	6	55%	0	0%
西晉時期 (281-317)	4	36%	1	33%
東晉時期 (318-420)	1	9%	2	67%
總和	11	100%	3	100%

表 4 《九家舊晉書輯本》所見「吳人」統計表

資料來源:據「表3」數據整理。

按清代湯球所輯九家舊晉書的作者,王隱、虞預(272-?)、朱鳳、謝靈運(385-433)為東晉人,何法盛、蕭子顯(487-537)、蕭子雲(487-549)、沈約(441-513)為南朝人,年代皆比《晉書》成書更早,相對史料價值性更高,雖然史料多為殘缺,仍有參考價值。依據「表 4」,「吳國人」概念的「吳人」大部分出現在三國時期,占 55%,其次,西晉時期占 36%,東晉時期占 9%。這種現象大致亦與「表 2」雷同,可見各種史料所反映的事實,應相去不遠。

《晉書》中「吳國人」概念的「吳人」,大量出現在西晉武帝滅吳之前的三國時期,是很容易理解的。蓋孫吳未滅之前,「吳國之人」皆稱為「吳人」,交涉頻繁,「吳人」一詞自然大量出現。西晉滅吳之後,已無「吳國」,理應不再有「吳國人」概念的「吳人」,然而一方面習稱難以遽改,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亡國之後吳人遭受到各種的屈辱與迫害,致使吳人意識不但未消退反而更為強烈,因此「吳國人」概念的「吳人」仍然大量出現,亦不難理解。那麼,東晉成立之後「吳國人」概念的「吳人」,縣然減少,又該如何解釋?

如前所述,兩晉之際,時局動蕩,以顧榮為首的江東士族, 曾試圖借陳敏之割據以圖恢復,然而局勢遽變轉而不得不與琅邪 王司馬睿合作。平定陳敏之後,琅邪王司馬睿隨從的軍事力量仍 極為有限,但當時北方有胡族勢力的威脅,江南多股勢力又無法 團結一致,大量南下的流民更直接衝擊江南社會的安定,局勢的 急遽演變,使得吳人不得不以穩定自身利益為優先,擁護琅邪王司馬睿幾乎是唯一的選擇,⁵¹或許對吳人而言擁護琅邪王司馬睿守住江南,也是另一種形式的恢復,而如何面對新的形勢,才是吳人當務之急。《世說新語·言語篇》載: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周侯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唯王丞相(按:王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⁵²

《世說新語·言語篇》載溫嶠(288-329)奉劉琨(270-318)命過江勸 维琅邪王司馬睿:

溫新至,深有諸慮。既詣王丞相(按:王導),陳主上幽越,社稷焚滅,山陵夷毀之酷,有黍離之痛。溫忠慨深烈,言與泗俱,丞相亦與之對泣。⁵³

不論如何,「五胡亂華」,神州陸沉,生靈塗炭。新時代的氛圍是「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不分新舊僑吳,舉國上下皆以恢復中原為職志,⁵⁴此時對吳人而言,「故國」日已遠,「復國」之念恐已拋諸雲霄,甚至不合時宜,「吳人」一詞,在現實下可能已成為政治禁忌,已往的吳人意識逐漸淡化,「吳國人」概念的「吳人」不復多見,蓋與此有關。

雖然吳人「復國」之念不再,吳人意識漸淡,然而以僑、吳

⁵¹ 關於江東士族最後不得不與瑯邪王司馬睿合作,參見陳寅恪,〈述東晉王導之功業〉,頁1454-1457;田餘慶,〈釋「王與馬共天下」〉,頁17-27;川勝義雄,〈東晋貴族制の確立過程—軍事的基礎の問題と関連して—〉,頁211-255。

⁵² 南朝宋·劉義慶撰,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上卷上,〈言語第二〉,頁 92。

⁵³ 南朝宋·劉義慶撰,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上卷上,〈言語第二〉,頁 97。

³⁴ 關於東晉時期的恢復中原氛圍,參見戶川貴行,〈僑民の土着化と文化の変容:『世説新語』を手がかりとしてみた〉,《東洋学報》,96:3 (東京,2014.12), 頁3-6。

差異為基礎的南北地域之見仍深。《晉書·陸曄傳》:

字士光, 吳郡吳人也, ……太興元年(318), 遷太子詹事。 時帝(按:元帝司馬睿)以侍中皆北士, 宜兼用南人, 瞱 以清貞著稱,遂拜侍中,徙尚書,領州大中正。55

按東晉初年,中央要職多由北來僑人把持,元帝以為不妥,「宜兼用南人」,乃拜陸曄(261-334)為侍中、尚書作為點綴。此處「南人」即「吳人」。按晉滅吳後,亦以「南人」、「南士」稱吳人,如《晉書·陸喜傳》載武帝太康中曾下詔云「偽尚書陸喜等十五人,南士歸稱」;56《晉書·薛兼傳》載「少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齊名,號為『五儁』。初入洛,司空張華(232-300)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57《晉書·吾彥傳》載陸機對同為吳人的吾彥「毀之無已」,尹虞以「吾恐南人皆將去卿,卿便獨坐也」勸阻,毀言始漸息。58以上「南人」「南士」、「南金」皆為吳人,基本上晉滅吳後,「南人」、「吳人」常是同義互稱的,然而,東晉之後卻幾乎只見「南人」稱呼,而少見「吳人」稱呼,元帝「宜兼用南人」而不用「宜兼用吳人」,或非偶然。《世說新語·文學篇》載:

褚季野(按:褚裒)語孫安國(按:孫盛)云:「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答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59

按褚裒(303-350)為陽翟人,孫盛(302-373)為太原人,唐長孺認為

⁵⁵ 唐·房玄齡,《晉書》,卷77,〈陸曄傳〉,頁2023。

⁵⁶ 唐·房玄齡,《晉書》,卷54,〈陸雲傳〉,頁1487。

⁵⁷ 唐·房玄齡,《晉書》,卷68,〈薛兼傳〉,頁1832。

⁵⁸ 唐·房玄齡,《晉書》,卷57,〈吾彦傳〉,頁1563。

⁵⁹ 南朝宋·劉義慶撰,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上卷下,〈文學第四〉, 頁 216。

此處南北是指黃河南北,二人對話只是彼此推崇,⁶⁰胡寶國則認為 褚裒、孫盛二人皆為僑人,此處南北人是指僑人與吳人,褚裒死 於永和五年(349),二人對話應在東晉中期,反應當時人對南北 學術差異的感受。⁶¹確如胡寶國所言,此處南北人當是指僑人與吳 人,蓋以「南人」代稱「吳人」已是東晉時期的普遍習慣。

至於東晉時期史文所見的「吳人」,多為地域概念的吳郡、吳縣人,如《晉書·陸曄傳》載:「字士光,吳郡吳人也。」⁶²亦有少數較含糊的事例,如《晉書·鄧攸傳》載元帝大興年間(318-321)以鄧攸為吳郡太守,「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歡悅,為中興良守。後稱疾去職,……吳人歌之」,⁶³因鄧攸為吳郡太守,此處「吳人」可能指吳郡之人,但也可能指舊吳之人。《宋書·武帝紀》載東晉安帝(382-419,396-419 在位)隆安五年(401),劉裕(363-422)領兵討伐孫恩之亂(399-402)時,「海鹽令鮑陋遣子嗣之以吳兵一千,請為前驅」,劉裕說:「賊兵甚精,吳人不習戰,若前驅失利,必敗我軍。可在後為聲援。」⁶⁴按海鹽縣屬吳郡,此處「吳人」可能指吳郡之人,不過隆安三年(399)孫恩(?-402)於會稽起兵時,「三吳皆響應」,⁶⁵因此此時「吳人」也有可能泛指三吳地域之人。

⁶⁰ 唐長孺,〈讀抱朴子推論南北學風的異同〉,收入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5),頁361。

⁶¹ 胡寶國,〈兩晉時期的「南人」、「北人」〉,頁49-58。

⁶² 唐·房玄齡,《晉書》,卷77,〈陸曄傳〉,頁2023。

⁶³ 唐·房玄齡,《晉書》,卷90,〈鄧攸傳〉,頁2339-2340。按史文未明載鄧攸任 吳郡太守之年代,傳載鄧攸離職後任侍中,據《二十五史補編》所收清代萬斯同 〈東晉將相大臣年表〉,繫鄧攸任侍中在大興三年(320),即鄧攸任吳郡太守應 在此之前數年。參見清·萬斯同,〈東晉將相大臣年表〉(歷代史表原刊本,收 八《二十五史補編》,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59)。

⁶⁴ 南朝梁·沈約,《宋書》,卷1,〈武帝紀〉,頁2。類似記載亦見於唐·李延壽, 《南史》(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3),卷1,〈宋武帝紀〉,頁2-3。

⁶⁵ 南朝梁·沈約,《宋書》,卷100,〈自序〉,頁2445。

四、南朝時期「南人」與「吳人」的新概念

南朝時期史籍所見之「吳人」與「南人」的概念,又有新的發展。首先討論「南人」。南朝時期沿續東晉以來的習慣,仍稱呼舊時的吳人為「南人」或「南士」。《宋書·顧覬之傳》載:

嘗於太祖(按:劉義隆)坐論江左人物,言及顧榮,袁淑謂覬之曰:「卿南人怯懦,豈辨作賊。」覬之正色曰:「卿乃復以忠義笑人!」淑有愧色。⁶⁶

《南齊書‧張緒傳》載:

(齊高帝蕭道成)欲用緒為右僕射,以問王儉,儉曰:「南士由來少居此職。」褚淵在座,啟上曰:「儉年少,或不盡憶。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氏衰政,不可以為准則。」上乃止。⁶⁷

《南齊書·沈文季傳》載:

世祖(按:齊武帝蕭賾)謂文季曰:「南士無僕射,多歷 年所。」文季對曰:「南風不競,非復一日。」⁶⁸

按袁淑(408-453)、王儉(452-489)、齊武帝蕭賾(440-493,482-493在位)皆為僑人,顧覬之(392-467)、張緒(422-489)、沈文季(442-499)皆為吳人,以上史文所載僑人對吳人稱呼皆用「南人」、「南士」,而不用「吳人」,應即沿續東晉以來的習慣。南朝宋、齊時期,僑、吳之間的矛盾仍然激烈,上述史文充分反應北來僑人對吳人壓迫之深,周一良考察宋、齊時期僑人獨佔政權更

⁶⁶ 南朝梁·沈約,《宋書》,卷81,〈顧覲之傳〉,頁2079。類似記載亦見於唐·李延壽,《南史》,卷35,〈顧覲之傳〉,頁920。

⁶⁷ 南朝梁·蕭子顯,《南齊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11),卷33,〈張緒傳〉,頁601。類似記載亦見於唐·李延壽,《南史》,卷31,〈張緒傳〉,頁

⁶⁸ 南朝梁·蕭子顯,《南齊書》,卷44,〈沈文季傳〉,頁778。類似記載亦見於唐·李延壽,《南史》,卷37,〈沈文季傳〉,頁962。

甚於東晉,認為東晉時仍撫慰南人以收通力合作之效,逮宋、齊兩代僑人勢力已成,無待取悅南人,南人政治地位反不若江左初年,⁶⁹尤其僑人領袖琅邪王儉對南人之打壓,⁷⁰讓南人丘靈鞠憤恨到說:「我應還東掘顧榮冢。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榮忽引諸傖渡,妨我輩塗轍,死有餘罪」。⁷¹

「南人」一詞本是相對的概念,其所指因不同史籍或不同人物情境而異。譬如《三國志·蜀書》中所見的「南人」,常指南中地區的土著;⁷²《華陽國志》,記載巴、漢中、蜀、南中地區的歷史、地理,其中所見的「南人」,大多指上述地區的土著,是相對於北來統治者而言的。⁷³《交州異物志》與《南越志》記載嶺南風土,其中所見的「南人」,指嶺南地區的土著。⁷⁴

南朝史籍所見的「南人」,大多如前節所述指舊時的吳人。 然而涉及南北政權相關記載的「南人」,則是指含蓋僑、吳整體 的南方人(或南朝人),這是東晉後期以降「南人」一詞的新概

⁶⁹ 周一良,《南齊書丘靈鞠傳試釋兼論南朝文武官位及清濁》,收入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論集》,頁94-116。(原載於《清華學報》,14:2〔北京,1948.8〕,頁143-167。)蔡學海亦曾研究東晉中期後吳人的政治地位大不如前,參見蔡學海,〈兩晉時代吳人的政治境遇〉,《國立編譯館館刊》,24:2(臺北,1995.12),頁121-138。

⁷⁰ 王永平,〈琅邪王儉對待江東本土人士之態度及其原因考析——從一個側面看宋齊之際僑舊士族之間的關係及社會變革〉,收入王永平,《東晉南朝家族文化史論叢》(揚州:廣陵書社,2010),頁114-130。

⁷¹ 南朝梁·蕭子顯,《南齊書》,卷52,〈丘靈鞠傳〉,頁890。

⁷² 如《三國志·蜀書·李恢傳》載李恢隨諸葛亮南征,在昆明被圍,以詐騙「南人」得解,此處「南人」即指南中土著之人。參見晉·陳壽,《三國志》,卷43,〈蜀書·李恢傳〉,頁1046。

⁷³ 如《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南中志》載張翼為鎮南大將軍,「卒後,南人為之立祠,水旱禱之」。參見晉·常璩撰,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4,〈南中志〉,頁247。

⁷⁴ 北魏·賈思勰撰,繆啟愉校釋,《齊民要術校釋》(臺北:明文書局,1986),卷 10,〈藷〉,頁592引《異物志》:「甘藷似芋,亦有巨魁。剝去皮,肌肉正白如 脂肪。南人專食,以當米穀」;同書,卷10,〈橄欖〉,頁607引《南越志》: 「博羅縣有合成樹,十圍,去地二丈,分為三衢;東向一衢,木威,葉似楝,子 如橄欖而硬,削去皮,南人以為糁」。案《異物志》為東漢楊孚所撰,後人又稱 《交州異物志》,《南越志》為南朝宋沈懷遠所著,雨書多載嶺南風土,文中所 見「南人」,應指嶺南地區的土著。

念。以下舉數例說明之。

東晉義熙元年(405),西凉李暠(玄盛,351-417,400-417在位)遷 居酒泉,把先前被前秦苻堅(338-385,357-385 在位)遷到敦煌的「江 漢之人萬餘戶」,再徙返酒泉,「分南人五千戶置會稽郡」,⁷⁵此 處「南人」即「江漢之人」,應是不分僑、吳的南方人。《宋 書·自序》載義熙十二年(416)劉裕北伐軍自長安撤退,以劉義 真(407-424)帶精兵萬人留守,盛傳王鎮惡(373-418)「欲盡殺諸南 人」,沈田子(383-418)乃與傅弘之(377-418)謀,矯劉裕令誅殺王 鎮惡, 76此處「南人」應是不分僑、吳的南方人; 《宋書·朱脩之 傳》載宋文帝(407-453,424-453在位)永嘉七年(430)時,朱脩之(?-464) 隨到彥之(?-433) 北伐,兵敗被俘,北魏太武帝(408-452,423-452在位)以為侍中,但脩之「潛謀南歸」,乃利用太武帝出兵伐北 燕馮弘(?-438,430-436在位)時投靠北燕,同時「有徐卓者,復欲率 南人竊發,事泄被誅」,"此處「南人」,亦應是不分僑、吳的南 方人。《梁書·陳慶之傳》載北魏末年動亂時,梁武帝(464-549, 502-549在位)派陳慶之(484-539)率軍助北魏北海王元顥(494-529)人 洛陽,後來元顥忌陳慶之,「慶之心知之,亦密為其計」,當時 「洛下南人不出一萬,羌夷十倍」,陳慶之要求元顥「並勒諸 州,有南人沒此者,悉須部送」。⁷⁸《梁書·羊侃傳》載大通三年 (529) 羊侃(496-549) 自北魏來降,中大通四年(532) 梁武帝命他 隨太尉元法僧(455-537) 北討,羊侃不樂與元法僧同行,回覆梁武 帝時說:「北人雖謂臣為吳,南人已呼臣為虜。」⁷⁹《陳書·王問 傳》載王固(513-575)「崇信佛法」,終身蔬食,曾出使西魏, 「宴於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呪之,遂

⁷⁵ 唐·房玄齡,《晉書》,卷87,〈涼武昭王李玄盛傳〉,頁2263。

⁷⁶ 南朝梁·沈約,《宋書》,卷100,〈自序〉,頁2449。

⁷⁷ 南朝梁·沈約,《宋書》,卷36,〈朱脩之傳〉,頁1969-1970。

 $^{^{78}}$ 唐·姚思廉,《梁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6),卷32,〈陳慶之傳〉,頁462-463。

⁷⁹ 唐·姚思廉,《梁書》,卷39,〈羊侃傳〉,頁558。

一鱗不獲」。⁸⁰以上數例涉及南北政權事務所載之「南人」,皆指不分僑、吳的南方人或南朝人,與僑人所稱的「南人」單指吳人不同。

其次,再論南朝史籍所見的「吳人」。如前節所述,東晉成 立之後,史籍所見的「吳人」,多為地域概念的吳郡、吳縣人, 南朝時期亦然。檢索南朝正史史籍的「吳人」,亦多為地域概念 的吳郡、吳縣人,如《宋書·顧覬之傳》載「字偉仁,吳郡吳人 也」, 81諸如此類, 不勝枚舉。《梁書‧南海王大臨傳》載侯景之 亂時,「張彪起義於會稽,吳人陸令公、潁川庾孟卿等勸大臨走 投彪」, 82《梁書·伏曼容傳》載伏曼容「素美風采」, 宋明帝 (439-472,466-472在位)「恒以方嵇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以 賜之」, 83《梁書・諸夷傳》載梁武帝大同(535-545)中,改造會 稽鄮縣一佛塔,「其圖諸經變,並吳人張繇運手」。84《南史·王 敬則傳》載王敬則有謀主「吳人張思祖」。85陸氏、張氏為吳郡士 族,以上諸例之「吳人」當指吳郡人。另外,亦有語義含糊之 例,如《梁書·南浦侯推傳》載蕭推(510-548)歷任淮南太守、晉 陵太守、吳郡太守,「所臨必赤地大旱,吳人號『旱母』焉」,86 《梁書·侯景傳》載太清三年(549)三月,侯景(503-552)攻陷臺 城後,「遣儀同于子悅、張大黑率兵入吳,吳郡太守袁君正迎

⁸⁰ 唐·姚思廉,《陳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21,〈王固傳〉, 頁282。

⁸¹ 南朝梁·沈約,《宋書》,卷81,〈顧顗之傳〉,頁2079。

⁸² 唐·姚思廉,《梁書》,卷44,〈南海王大臨傳〉,頁615。類似記載亦見於唐·李延壽,《南史》,卷54,〈南海王大臨傳〉,頁1340。又唐·李延壽,《南史》,卷26,〈袁昂傳〉,載有「吳人陸映公」抵抗侯景軍,不知與「陸令公」是否同一人。參見唐·李延壽,《南史》,卷26,〈袁昂傳〉,頁716。

⁸³ 唐·姚思廉,《梁書》,卷48,〈伏曼容傳〉,頁663。類似記載亦見於唐·李延壽,《南史》,卷71,〈伏曼容傳〉,頁1731。

⁸⁴ 唐·姚思廉,《梁書》,卷54,〈諸夷傳〉,頁793。類似記載亦見於唐·李延壽,《南史》,卷78,〈海南諸國傳〉,頁1957。

⁸⁵ 唐·李延壽,《南史》,卷45,〈王敬則傳〉,頁1131。

⁸⁶ 唐·姚思廉,《梁書》,卷22,〈南浦侯推傳〉,頁346。類似記載亦見於唐·李延壽,《南史》,卷52,〈安成康王秀傳附〉,頁1290。

降。子悅等既至,破掠吳中,多自調發,逼掠子女,毒虐百姓, 吳人莫不怨憤,於是各立城柵拒守」。⁸⁷因蕭推、袁君正(?-548) 為吳郡太守,以上二例「吳人」,可能指吳郡人,但也可能泛指 三吳地域之人。

隨著南北對峙形勢的發展,東晉後期以降,在涉及南北事務時,「吳人」則又成為南方人或南朝人的代稱。以下舉數例說明之。

《晉書·慕容皝載記》載前燕慕容皝(297-348,337-348在位)遷都龍城後,「以勃海人為興集縣,河間人為寧集縣,廣平、魏郡人為興平縣,東萊、北海人為育黎縣,吳人為吳縣,悉隸燕國」。⁸⁸《晉書·苻堅載記》載苻堅與大臣議南征時,太子左衞率石越(?-384)說:「吳人恃險偏隅,不賓王命,陛下親御六師,問罪衡越,誠合人神四海之望。但今歲鎮星守斗牛,福德在吳。懸象無差,弗可犯也。」苻融也泣諫曰:「吳之不可伐昭然,虚勞大舉,必無功而返。」⁸⁹《晉書·姚興載記》載後秦姚興(366-416,394-416在位)聽聞劉裕準備犯邊,召其尚書楊佛嵩(?-412)謂之曰:「吳兒不自知,乃有非分之意。」⁹⁰《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晉文》錄有苻堅的〈下書伐晉詔〉曰:「吳人敢恃江山,僭稱大號。」⁹¹以上數例的「吳人」、「吳兒」,應是泛稱東晉人,即不分僑、吳的南方人。按《晉書》「載記」多採十六國或北朝所撰的史籍,其稱南方為吳,可能含有北方人刻意迴避「晉」之正統,帶有輕蔑之意。

《宋書·索虜傳》載北魏太武帝給宋文帝的書信有言:「彼 吳人正有斫營伎,我亦知彼情。」⁹²《南史·侯景傳》載侯景知悉

⁸⁷ 唐·姚思廉,《梁書》,卷56,〈侯景傳〉,頁850-851。

⁸⁸ 唐·房玄齡,《晉書》,卷109,〈慕容皝載記〉,頁2826。

⁸⁹ 唐·房玄齡,《晉書》,卷114,〈苻堅載記〉,頁2912-2913。

⁹⁰ 唐·房玄齡,《晉書》,卷118,〈姚興載記〉,頁2995-2996。

⁹¹ 清,嚴可均編纂,陳延嘉、王同策、左振坤校點主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新版橫排本,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第5冊,《全晉文》,卷151,〈苻堅·下書伐晉韶〉,頁1583。

⁹² 南朝梁·沈約,《宋書》,卷95,〈索虜傳〉,頁2347。

梁武帝即將出賣他時,謂左右曰:「我知吳兒老公薄心腸。」⁹³《梁書·胡僧佑傳》載侯景之亂時胡僧佑(491-553)領軍與侯景部將任約對陣,任約輕敵呼僧祐曰:「吳兒,何為不早降?走何處去。」⁹⁴《陳書·毛喜傳》載陳宣帝(530-582,569-582 在位)欲趁北周併滅北齊之際進兵淮北,毛喜(516-587)反對說:「棄舟檝之工,踐車騎之地,去長就短,非吳人所便。」⁹⁵

要言之,以上「吳人」、「吳兒」大多出自北方胡人如慕容皝、苻融、苻堅、北魏太武帝、侯景、任約之口,也有僑人毛喜對陳朝人的自稱,被稱的劉裕、宋文帝、梁武帝、胡僧佑則都是僑人,可見東晉之後與僑人相對的「吳人」雖已很少見,但北方胡人仍輕蔑地稱南方為吳。久而久之,南方人也不分僑吳,再自稱為吳了。這種情形在北朝方面的史籍,有更多的記載。

五、北朝史籍所見的「南人」與「吳人」

北朝史籍對「南人」與「北人」有很不同的概念,東晉時期的「南人」與「北人」基本上是指「吳人」與「僑人」,北朝史籍的「南人」大多是指南朝人或南方人,「北人」則常是指鮮卑等北方胡人,茲先舉例略說北朝史籍的「北人」,再論「南人」。《魏書·鐵弗劉虎傳》載:「北人謂胡父鮮卑母為『鐵弗』,因以為號。」⁹⁶《魏書·晁崇傳》載北魏道武帝拓跋珪(371-409,386-409 在位)時,晁崇弟晁懿「以善北人語內侍左右,為黃門侍郎」。⁹⁷《北史·崔浩傳》載北魏太武帝時的國史之獄云:「浩書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北人咸悉忿毒,相與構浩於帝。」⁹⁸《魏書·任城王澄傳》載北魏孝文帝(467-499,471-499

⁹³ 唐·李延壽,《南史》,卷80,〈侯景傳〉,頁1996。

⁹⁴ 唐·姚思廉,《梁書》,卷46,〈胡僧佑傳〉,頁640。

⁹⁵ 唐·姚思廉,《陳書》,卷29,〈毛喜傳〉,頁390。

⁹⁶ 北齊·魏收,《魏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95,〈鐵弗劉虎傳〉,頁2054。

⁹⁷ 北齊·魏收,《魏書》,卷91,〈晁崇傳〉,頁1944。

⁹⁸ 唐·李延壽,《北史》(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3),卷21,〈崔浩傳〉, 頁789。

在位)在與任城王元澄(467-519)議論遷都洛陽時說:「北人戀本,忽聞將移,不能不驚擾也。」⁹⁹《北齊書·綦連猛傳》:「代人也。其先姬姓,六國末,避亂出塞,保祁連山,因以山為姓,北人語訛,故曰綦連氏。」¹⁰⁰《北齊書·賀拔允傳》載:「允素知高祖(高歡)非常人,早自結託。高祖以其北士之望,尤親禮之。」¹⁰¹按綦連猛(?-577)「其先姬姓」之說應是附會,以上所見的「北人」、「北士」,應多是指鮮卑等北方胡人。¹⁰²

北朝史籍的「南人」,除少數個例指與「北人」(胡人)相對的華北漢人之外,¹⁰³大多數是指不分僑、吳的南方人或南朝人。《魏書·崔浩傳》載北魏太武帝遣奚斤(369-448)南伐,在議論先攻城或先略地時,奚斤主張先攻城,崔浩(381-450)以「南人長於守城,苻氏攻襄陽,經年不拔」為由反對。¹⁰⁴《魏書·王慧龍傳》載明元帝泰常二年(417)王慧龍(391-440)投靠北魏,後來拜洛城鎮將,配兵三千人鎮金墉。既拜十餘日,明元帝崩。太武帝初即位,「咸謂南人不宜委以師旅之任,遂停前授」,崔浩數向諸公稱美王慧龍,司徒長孫嵩(358-437)聞之,不悅,言於太武帝,「以其嘆服南人,則有訕鄙國化之意」。¹⁰⁵《魏書·高允傳》載高允(390-487)弟高推在太武帝太延(435-440)年間出使宋朝,「南人稱其才辯,遇疾卒於建業,朝廷悼惜之」。¹⁰⁶《魏

⁹⁹ 北齊·魏收,《魏書》,卷19,〈任城王澄傳〉,頁465。

¹⁰⁰ 唐·李百藥,《北齊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3),卷41,〈綦連猛傳〉,頁539。

¹⁰¹ 唐·李百藥,《北齊書》,卷19,〈賀拔允傳〉,頁245。

¹⁰² 川本芳昭認為《魏書》中所見的「北人」,基本上是以鮮卑為核心的北族集團, 其構造又依投靠先後分「舊人」與「新人」。參見川本芳昭,《魏晉南北朝時代 の民族問題》(東京:汲古書院,1998),第三篇第一章,〈北魏における身分 制について〉,頁341-367。

¹⁰³ 川本芳昭界定北魏內部的「南人」包括華北漢人及從南朝來投降者,然而管見所及北朝史籍以「南人」指稱華北漢人之例並不多見。參見川本芳昭,《魏晉南北朝時代の民族問題》,第三篇第一章,〈北魏における身分制について〉,頁341-367。

¹⁰⁴ 北齊·魏收,《魏書》,卷35,〈崔浩傳〉,頁814。

¹⁰⁵ 北齊·魏收,《魏書》,卷38,〈王慧龍傳〉,頁875。

¹⁰⁶ 北齊·魏收,《魏書》,卷48,〈高允傳〉,頁1091。

書‧夏侯道遷傳》載夏侯道遷(449-517)子夏侯夬「性好酒,居喪 不戚,醇醪肥鮮,不離於口」,「與南人辛諶、庾道、江文遙等 終日遊聚」。¹⁰⁷《魏書·李彪傳》載孝文帝時,李彪「前後六度 銜命,南人奇其謇諤」。108《魏書·李崇傳》載孝文帝時,李崇 (455-525) 受命為荊州刺史,鎮上洛,邊戍掠得南齊人,「悉令還 之。南人感德」。¹⁰⁹仍送荊州之口二百許人。兩境交和,無復烽 燧之警。《魏書·許彥傳》載有博陵許赤虎,涉獵經史,善嘲 謔、「後使江南、應對敏捷、雖言不典故、而南人頗稱機辯滑稽 焉」。¹¹⁰《魏書·盧玄傳附》載盧元明在東魏天平(534-537)年 間,兼吏部郎中,以副使隨李諧聘使梁朝,「南人稱之」。111 《北齊書·崔瞻傳》載北齊武成帝(537-569,561-565 在位)大寧元年 (561),崔瞻(519-572)「除衞尉少卿,尋兼散騎常侍,聘陳使 主。瞻詞韻溫雅,南人大相欽服」。112《周書·楊忠傳》載宇文 泰(505-556)命楊忠(507-568)率軍南伐,楊忠與諸將論用兵策略時 說「南人多習水軍,不閑野戰」。113《隋書·薛道衡傳》載隋滅 陳之前,薛道衡(540-609)出使陳朝,因其文學盛名,「每有所 作,南人無不吟誦焉」。¹¹⁴《隋書·儒林傳》論南北學術之差 異:「大抵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115 《隋書·庾季才傳》載西魏攻滅江陵後庾季才(516-603)被俘入關 中,宇文泰「深加優禮」,賜田宅奴婢牛羊什物等,宇文泰對他 說:「卿是南人,未安北土,故有此賜者,欲絕卿南望之心。宜

¹⁰⁷ 北齊·魏收,《魏書》,卷71,〈夏侯道遷傳〉,頁1584。

¹⁰⁸ 北齊·魏收,《魏書》,卷62,〈李彪傳〉,頁1390。

¹⁰⁹ 北齊·魏收,《魏書》,卷66,〈李崇傳〉,頁1465。

¹¹⁰ 北齊·魏收,《魏書》,卷46,〈許彦傳〉,頁1038。

¹¹¹ 北齊·魏收,《魏書》,卷47,〈盧玄傳附〉,頁1060。

¹¹² 唐·李百藥,《北齊書》,卷23,〈崔瞻傳〉,頁336。

 $^{^{113}}$ 唐·令狐德棻等,《周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3),卷19,〈楊忠傳〉,頁316。

¹¹⁴ 唐·魏徵等,《隋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8),卷57,〈薛道衡傳〉,頁1406。

¹¹⁵ 唐·魏徵等,《隋書》,卷75,〈儒林傳〉,頁1706。

盡誠事我,當以富貴相答。」¹¹⁶以上所見的「南人」都是指南朝人或南方人,與夏侯夬「終日遊聚」的辛諶、庾道、江文遙(474-528)都是僑人,庾季才亦是僑人,可見北朝史籍所載的「南人」 多為不分僑、吳的南方人或南朝人。

另外,賈思勰於北魏末到東魏年間成書的《齊民要術·種 蒜》記載「朝歌大蒜甚辛。一名葫,南人尚有『齊葫』之言」,¹¹⁷ 此處「南人」,應該也是指不分僑、吳的南方人或南朝人。

以上事例都是從北朝的立場稱南方人或南朝人為「南人」。 另也有南朝人投奔北朝之後自稱「南人」的事例。《魏書·王慧 龍傳》載投奔北魏的王慧龍,晚年臨終前,謂功曹鄭曄曰:「吾 覊旅南人,恩非舊結,蒙聖朝殊特之慈,得在疆場効命。」¹¹⁸王 慧龍出身於東晉一流僑姓高門太原王氏,晉宋之際因政治鬥爭失 利而北逃,當時與東晉宗室人物同行入魏的大族士人多達數百 人,較知名的刁雍(390-484)、王慧龍、韓延之、袁式(?-467)合 傳於《魏書》卷 38,他們都是僑姓高門,表面上受北魏禮遇,實 際上也深受猜忌與排斥。¹¹⁹王慧龍臨終自謂「覊旅南人」,顯示 僑姓高門投奔北魏後,已習慣北朝人對他們的稱呼,不覺之中也 以「南人」自稱了。

其次,再論北朝史籍中的「吳人」。前節已論南朝史籍的「吳人」,幾乎多為地域概念的吳郡、吳縣人,但在涉及南北事務時,「吳人」又成為南朝人或南方人的代稱,而這種情形在北朝史籍中,更為普遍。茲舉例如下。

《魏書·崔浩傳》載太武帝欲北伐蠕蠕,崔浩贊成,有人批 評說「今吳賊南寇而舍之北伐」,主張應先討「吳賊」。¹²⁰《魏

¹¹⁶ 唐·魏徵等,《隋書》,卷78,〈庾季才傳〉,頁1765。

¹¹⁷ 北魏·賈思勰撰,繆啟愉校釋,《齊民要術校釋》,卷3,〈種蒜〉,頁137。

¹¹⁸ 北齊·魏收,《魏書》,卷38,〈王慧龍傳〉,頁877。

¹¹⁹ 王永平,《中古士人遷移與文化交流》,第八章,〈北魏之南朝流亡士人與南北文化交流〉,頁176-195。

¹²⁰ 北齊·魏收,《魏書》,卷35,〈崔浩傳〉,頁817。類似記載亦見於唐·李延壽,《北史》,卷21,〈崔浩傳〉,頁781。

書·毛脩之傳》載毛脩之(375-446)隨劉裕北伐被赫連屈丐俘入統 萬,太武帝平赫連昌,獲脩之。「神廳(428-431)中,以脩之領吳 兵討蠕蠕大檀,以功拜吳兵將軍,領步兵校尉」。¹²¹《北史·道 武七王傳附》載孝明帝時(516-528)元世遵(478-525)為荊州刺史。 前代以來邊境互相抄掠,世遵到州,不聽侵擾。其弟元均(478-529) 為朝陽戍主,遣部曲掠取南戍主妻,「世遵聞之,責均,遂 移還本戍,吳人感荷」。¹²²《周書·楊寬傳》載北魏末元顥受梁 軍支助入洛陽,上黨王元天穆(489-530)懼,集諸將謀之,楊寬 曰:「吳人輕跳,非王之敵。」¹²³《北史·李業興傳》載東魏天 梁武問其宗門多少,答曰:『薩四十家。』使還,孫騰謂曰: 『何意為吳兒所笑!』」¹²⁴《魏書·蕭寶夤傳附》載逃奔北魏的 南齊皇族蕭贊,死後葬嵩山,「至元象初(538),吳人盜其喪還 江東」。¹²⁵《北齊書·杜弼傳》載東魏時杜弼(491-559)請高歡 (496-547) 整治官吏腐敗,高歡說:「天下濁亂,習俗已久。今督 將家屬多在關西,黑獺(宇文泰)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 東復有一吳兒老翁蕭衍者,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 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網,不相饒借,恐督將盡投黑獺,士子悉 奔蕭衍,則人物流散,何以為國?」¹²⁶《魏書·天象志二》載武 定七年(549)「九月戊午,月在斗,掩歲星。占曰『吳越有 憂』。是歲,侯景破建業,吳人餓死及流亡者不可勝數」。127

¹²¹ 北齊·魏收,《魏書》,卷43,〈毛脩之傳〉,頁960。類似記載亦見於唐·李延壽,《北史》,卷27,〈毛脩之傳〉,頁987。

¹²² 唐·李延壽,《北史》,卷16,〈道武七王傳附〉,頁591。

¹²³ 唐·令狐德棻等,《周書》,卷22,〈楊寬傳〉,頁365。

¹²⁴ 唐·李延壽,《北史》,卷81,〈李業興傳〉,頁2724。按《北齊書·孫騰傳》載孫騰為咸陽石安人,追隨高歡發跡。參見唐·李百藥,《北齊書》,卷18,〈孫騰傳〉,頁233-235。

¹²⁵ 北齊·魏收,《魏書》,卷59,〈蕭寶夤傳附〉,頁1326。類似記載亦見於唐·李延壽,《北史》,卷29,〈蕭寶夤傳附〉,頁1058。

¹²⁶ 唐·李百藥,《北齊書》,卷24,〈杜弼傳〉,頁347-348。

 $^{^{127}}$ 北齊·魏收,《魏書》,卷105之2,〈天象志一之二第二·月異〉,頁2384。

《北齊書·陳元康傳》載南朝俘虜蘭固成為高澄(521-549)家奴「掌廚膳,甚被寵昵」,「世宗(高澄)杖之數十,吳人性躁,又恃舊恩,遂大忿恚,與其同事阿改謀害世宗」。¹²⁸《北齊書·段榮傳》載天保五年(554)北齊將領段榮(478-538)大敗陳霸先(503-559,557-559在位)的部將後,謂諸將士曰:「吳人輕躁,本無大謀。」¹²⁹《北史·尉古真傳附》載北齊時有賈彥始,「儀望雖是儒生,稱堪充聘陳使」,「好學吳人搖脣振足,為人所哂」。¹³⁰《周書·蕭詧傳附》載隋軍滅後梁時,後梁宗室蕭瓛(569-589)奔陳,任吳州刺史,「陳亡,吳人推為主以禦隋師」。¹³¹

以上北朝史籍所見的「吳賊」、「吳兵」、「吳人」、「吳 兒」,都是指南朝人或南方人,楊寬、孫騰、高歡、段榮,基本 上都是出自北朝人的立場,不分僑吳的稱呼南朝人或南方人為 「吳人」、「吳兒」。可見「吳」的概念,隨著南北朝的持久對 立,愈來愈明確地成為南朝或南方的代名詞,「吳兒」一詞更帶 有輕蔑之意。

即便北朝文獻中仍有《齊民要術·種蒜》記載「澤蒜可以香食,吳人調鼎,更勝蔥、韭」,¹³²其「吳人」可指不分僑吳的南方人,也可指三吳之人,但更常見以「吳人」稱不分僑吳之南方人的用法,而東魏楊銜之所著的《洛陽伽藍記》便有許多事例可為印證。《洛陽伽藍記·龍華門》載南齊東昏侯蕭寶卷(483-501,498-501 在位),「臨政淫亂,吳人苦之」。¹³³《洛陽伽藍記·宣陽門》載北魏孝文帝以正統帝王自居,遷都洛陽之後,在伊洛之間

¹²⁸ 唐·李百藥,《北齊書》,卷24,〈陳元康傳〉,頁345。

¹²⁹ 唐·李百藥,《北齊書》,卷16,〈段榮傳〉,頁210。

¹³⁰ 唐·李延壽,《北史》,卷20,〈尉古真傳附〉,頁736。

¹³¹ 唐·令狐德棻等,《周書》,卷48,〈蕭詧傳附〉,頁867。類似記載亦見於唐·魏徵等,《隋書》,卷74,〈燕榮傳〉,頁1695;同書,卷79,〈蕭歸傳附〉,頁1794;唐·李延壽,《北史》,卷93,〈蕭詧傳附〉,頁3095;同書,卷87,〈燕榮傳〉,頁2901。

¹³² 北魏·賈思勰撰,繆啟愉校釋,《齊民要術校釋》,卷3,〈種蒜〉,頁138。

¹³³ 東魏·楊銜之撰,楊勇校箋,《洛陽伽藍記校箋》(臺北:正文書局,1982),卷2,〈龍華門〉,頁72。

設有「四夷館」、「四夷里」,「吳人投國者,處金陵館,三年 已後,賜宅歸正里」,134《洛陽伽藍記‧景寧寺》載隨蕭寶夤 (487-530)投北魏的張景仁,「賜宅城南歸正里,民間號為吳人 坊,南來投化者多居其內」、「時朝廷方欲招懷荒服,待吳兒甚 厚」, 135 北魏永安二年(529), 梁武帝蕭衍利用北魏末之動亂, 遣主書陳慶之護送北魏北海王元灝入洛陽曆帝位,先前張景仁與 陳慶之有舊誼,設宴款待,席間陳慶之大談,「魏朝甚盛,猶日 五胡,正朔相承,當在江左上,卻被中原士族楊元慎當場反駁差 辱,後來陳慶之遇疾,楊元慎為其治病,「口含水噀慶之曰: 『吳人之鬼,住居建康,……』」,「自此後,吳兒更不敢解 語」。¹³⁶《洛陽伽藍記·追光寺》載北魏東平王元略(486-528)在 元乂(486-526)專政時逃命江左,梁武帝蕭衍甚敬重之,封為中山 王,孝昌元年(525)「明帝宥吳人江革,請略歸國」,蕭衍謂 曰:「朕寧失江革,不得無王。」¹³⁷按江革(?-535)為僑人,隨守 彭城,失守被俘入魏, 138此時被稱為「吳人」,可見北朝人稱呼 南朝人為「吳人」,是不分僑吳的。以上《洛陽伽藍記》所載諸 多事例,都明確顯示「吳」已成為南朝或南方的代稱了。

以上諸多事例,仍都出自北朝人的立場,稱呼南朝人為「吳人」、「吳兒」,另亦有出自南朝人自稱「吳人」的事例。庾信(513-581)〈周太子太保步陸逞神道碑〉載步陸逞(527-573)本姓陸,吳郡人,其先隨劉裕北伐遂留北方,為河南洛陽人。「高祖冠軍將軍榮州刺史,吳人有降附者,悉領為別軍」。¹³⁹庾信為南朝僑人,因梁末江陵淪陷,被俘入關中,此處可能是依北朝人習慣稱南朝人為「吳人」。然而,庾信在〈謝趙王賚乾魚啟〉中,

134 東魏·楊銜之撰,楊勇校箋,《洛陽伽藍記校箋》,卷3,〈宣陽門〉,頁144-145。

¹³⁵ 東魏·楊銜之撰,楊勇校箋,《洛陽伽藍記校箋》,卷2,〈景寧寺〉,頁113。

¹³⁶ 東魏·楊銜之撰,楊勇校箋,《洛陽伽藍記校箋》,卷2,〈景寧寺〉,頁113-114。

¹³⁷ 東魏·楊銜之撰,楊勇校箋,《洛陽伽藍記校箋》,卷4,〈追光寺〉,頁193。

¹³⁸ 唐·姚思廉,《梁書》,卷36,〈江革傳〉,頁522-524。

¹³⁹ 清·嚴可均編纂,陳延嘉、王同策、左振坤校點主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9冊,《全後周文》,卷13,〈庾信·周太子太保步陸逞神道碑〉,頁221。

感謝北周趙王宇文招(?-580)賜予乾魚,自云「某本吳人,常想江湖之味」,¹⁴⁰則明確顯示僑姓高門出身的庾信,入北朝後也已習慣北朝人對他們的稱呼,不覺之中也以「吳人」自稱了。《北史·來護兒傳》載來護兒(?-618)為南朝廣陵人,隋開皇初(581)宇文忻(523-586)、賀若弼(544-607)鎮廣陵,「並深相禮重。除大都督,領本鄉兵」,參與平陳有功。開皇十一年(591),高智慧(?-590)據江南反,來護兒隨楊素(544-606)出討。叛軍據浙江岸為營。周亘百餘里,船艦被江,鼓譟而進。護兒言於素曰:「吳人輕銳,利在舟檝。必死之賊,難與爭鋒。」¹⁴¹可見南朝出身的來護兒也稱南朝人為「吳人」。

六、新吳人意象的浮現及其原因試釋

如上所述,僑姓貴族(如琅邪王儉)在南朝固然仍自矜門 第,鄙視「南人」,然而在北朝人眼中,南朝人不分僑吳,都稱 之為「南人」,因此當僑姓貴族(如太原王慧龍)到北朝之後, 也自稱「南人」了。另一方面,自東晉以降已少見與吳人意識相 關的「吳人」,「吳人」一詞多指吳郡或吳縣人,然而在北朝人 眼中,南朝人不分僑吳,都稱之為「吳人」,甚至僑姓貴族(如 庾信)到北朝之後,也自稱為「吳人」了。總之,北朝人對於南 朝人不分僑吳都稱之為「南人」,也都稱之為「吳人」。 南朝人 到了北朝,不分僑吳都自稱為「南人」,也都自稱為「吳人」。

北朝人稱南朝人為「南人」,乃順理成章,但北朝人稱南朝 人為「吳人」,則頗有深意,尤其「吳人」一詞在南朝多指吳郡 或吳縣人,在北朝卻擴大為含蓋僑吳而成為南方人的代名詞,即

¹⁴⁰ 清·嚴可均編纂,陳延嘉、王同策、左振坤校點主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9冊,《全後周文》,卷10,〈庾信·謝趙王費乾魚啟〉,頁201。按唐·令狐德棻等,《周書·庾信傳》載「至於趙、滕諸王,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趙僭王招傳〉載宇文招「好屬文,學庾信體,詞多輕豔」。參見唐·令狐德棻等,《周書》,卷41,〈庾信傳〉,頁734;同書,卷13,〈趙僭王招傳〉,頁202。

¹⁴¹ 唐·李延壽,《北史》,卷76,〈來護兒傳〉,頁2589-2590。

使僑姓貴族到了北朝也接受北朝人的稱呼,自稱為「吳人」。不僅如此,從東魏楊銜之的《洛陽伽藍記》來看,對南朝人的稱呼,幾乎都用「吳人」,反而少用「南人」,而南朝後期陳代的僑人毛喜,也直接用「吳人」稱呼含蓋僑吳的南方人,顯示愈到南北朝後期,愈是普遍用「吳人」稱呼南方人。如果把超越僑吳,形成僑吳為一體概念的「吳人」稱之為「新吳人」,則新吳人意象的浮現,可說是南北朝後期重要的歷史現象之一。

促使新吳人意象形成的因素,受限於篇幅,無法在此深論, 謹簡略歸納為外部因素與內部因素。就外部因素而言,南北朝長 期的對立,形塑了新吳人意象的浮現。南北地域的差異,原本即 易促使彼此的歧視意識,三國兩晉時期北方人蔑稱南方人為「 索虜」,北朝史書,稱南朝為「島夷」,這是居於正統王朝的 觀念,貶損他方,然而若就歷史文化的特性,客觀的稱呼南方為 吳,也是順理成章的事。蓋自孫吳以來,南方人自主立國, 自主性的南方文化,南方人被稱為吳人,南方文化稱之為吳人 化。前秦苻堅的〈下書伐晉詔〉開首直言「吳人敢恃江山, 144都是五胡君主直接從北方的觀點以「吳」稱呼南方之例, 54號」,¹⁴³後秦姚興批評劉裕「吳兒不自知,乃有非分之意」, 144都是五胡君主直接從北方的觀點以「吳」稱呼南方之例, 154類南方最直接的意象就是「吳」,是無僑吳區分的 「吳」。因此南北朝長期對立,北方一直稱南方為「吳」, 久之,南方人不分僑吳也都接受「吳」為南方的代稱了。

其次,就南方內部因素而言,僑民的土著化以及新江東文化的形成,也是促成新吳人意象浮現的重要因素。東晉、南朝歷經近三百年的演變,儘管僑民以優越心態,自高於土著吳人,然而隨著中原恢復無期,甚至東晉司馬氏政權都被禪代了,加上土斷政策的推行,僑民的土著化乃早晚之事。戶川貴行認為劉宋文帝

¹⁴² 余嘉錫,〈釋傖楚〉,頁47-52。

¹⁴³ 清·嚴可均編纂,陳延嘉、王同策、左振坤校點主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5冊,《全晉文》,卷151,〈苻堅·下書伐晉詔〉,頁1583。

¹⁴⁴ 唐·房玄齡,《晉書》,卷118,〈姚興載記〉,頁2995-2996。

元嘉二十七年(450)的北伐失敗,乃斷絕恢復中原之志,以江南 建康為「神京」,正式從國家儀禮開始整備文化,可視為僑民土 著化的完成。145李伯重論東晉南朝江東的文化融合,指出先由吳 姓士族的「北化」與僑姓庶族的「吳化」,再到士庶文化的融 合,形成新的江東文化。146以語言為例,東晉士族以洛陽話為正 式語言, 庶民則講吳語, 但到南朝時士族的洛陽話已「南雜吳 越 」, 147 即帶有吳音, 是吳化洛陽語, 而庶民也講北化吳語, 148 最後兩者融合成一種士庶通用的新語言,或稱之為新吳語,成為 陳朝宮廷使用的語言。149再以音樂舞蹈為例,《舊唐書·音樂 志》載:「永嘉之亂,五都淪覆,遺聲舊制,散落江左。宋、梁 之間,南朝文物,號為最盛;人謠國俗,亦世有新聲。」150這種 「新聲」即僑、吳樂舞融合的產物。151再者原為吳人庶民文化的 吳歌、西曲,多是流行於繁華城市中熱情洋溢的情歌,¹⁵²也在僑 姓士族中流傳,甚至搬到宮廷之中。153總之,經過僑吳文化融合 之後,正如「吳語」、「吳歌」名稱所顯示,形成一種以吳文化 為基底的新的江東文化。如此,南朝內部漸成一體,面對北朝時 也自稱為「吳」了。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隋文》錄有隋煬帝(569-

¹⁴⁵ 戸川貴行,〈僑民の土着化と文化の変容:『世説新語』を手がかりとしてみた〉,頁12-18。

¹⁴⁶ 李伯重,〈東晉南朝江東的文化融合〉,頁95-100。

¹⁴⁷ 北齊·顏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顏氏家訓集解》(臺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 1983),卷7,〈音辭第18〉,頁474。

¹⁴⁸ 關於東晉南朝的吳語,論者已多,參見陳寅恪,〈東晉南朝之吳語〉,收入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頁267-272;陳登原,〈南北朝語文變化〉,收入陳登原,《國史舊聞》(臺北:明文書局,1984),頁630-633。

¹⁴⁹ 李伯重,〈東晉南朝江東的文化融合〉,頁104。

¹⁵⁰ 後晉·劉昀等,《舊唐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12),卷29,〈音樂志二〉,頁1062。

¹⁵¹ 李伯重,〈東晉南朝江東的文化融合〉,頁104。

¹⁵² 王運熙,〈吳歌西曲的產生地域〉,收入王運熙,《樂府詩述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頁20-29。

¹⁵³ 李伯重,〈東晉南朝江東的文化融合〉,頁100。

618,604-618 在位)的〈敕責竇威崔祖濬〉,文後引《隋大業拾遺記》曰:

煬帝初敕內史舍人竇威及起居舍人崔祖濬等撰《區域圖志》。奏之。又著《丹陽郡風俗》,以吳人為東夷,帝不悅,遣內史舍人柳陸宣敕責威等。別敕虞世基等修《十郡志》。¹⁵⁴

按隋煬帝曾以行軍元帥統領諸軍滅陳,又以揚州總管鎮江都十餘年,喜愛江南文化,「好為吳語」,¹⁵⁵竇威(?-618)、崔祖濬等關隴人物狃於舊習,仍「以吳人為東夷」,自然引起煬帝的不滿。此處煬帝「好為吳語」,竇威、崔祖濬「以吳人為東夷」,都清楚顯示,以吳為南方的代稱,亦即以南方為「吳」的意象已清楚牢固。隋唐之後的詩文仍常見「吳兒」為南方人的代稱,而且「吳兒」一詞,不但已漸無輕蔑之意,反而有羨慕之情,¹⁵⁶蓋隨著經濟文化重心的南移,以有南方色彩的「吳兒」代稱南方人,顯得自然貼切。

七、結語

兩漢時期江南雖有會稽郡與吳郡的地域意識,但尚未形成為全體性的吳人意識。三國鼎立,孫吳政權長期而穩固的統治江南,促使吳人意識的興起。西晉滅吳之後,吳人意識不但未隨之消退,反而因晉人的征服心態以及差別待遇而更為強化,江南童謠的復國傳唱,即為其極至的表現,西晉末的動蕩,陳敏割據江南,以及琅邪王司馬睿集團流亡江南後,吳人與僑人合作過程中

¹⁵⁴ 清·嚴可均編纂,陳延嘉、王同策、左振坤校點主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9冊,《全隋文》,卷5,〈敕責竇威崔祖濬〉,頁377。

¹⁵⁵ 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資治通鑑》(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185,〈唐紀1〉,高祖武德元年條,頁5775。關於隋煬帝喜愛江南文化,參見王永平,《中古士人遷移與文化交流》,第十一章,〈隋煬帝之文化趣味與江左文化之北傳〉,頁262-292。

¹⁵⁶ 程義,〈從鄙視到認同——說「吳兒」〉,頁86-93。

的衝突,亦皆處處顯露吳人高漲的吳人意識。

然而,吳人高漲的吳人意識在東晉成立之後,卻有了重大的轉變。東晉時期史文所見的「吳人」,多指吳郡、吳縣人,少數事例可能指三吳地域之人,而少見舊「吳國人」概念的「吳人」。這種現象應非偶然。蓋永嘉之亂,「五胡亂華」,生靈塗炭,晉室中興,新時代的氛圍正是要「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不分新舊僑吳,舉國上下皆以恢復中原為職志,此時帶有吳人意識的「吳人」用語,已不合時宜,而多以「南人」代稱舊吳之人,這種情形一直延續到南朝時期。

南朝時期一方面仍沿續東晉以來的習慣,稱呼舊時的吳人為「南人」或「南士」,然而另一方面在涉及南北政權事務的記載,「南人」與「吳人」又有新的概念,皆被用來指稱不分僑、 吳的南方人或南朝人。

南朝僑姓貴族固然仍自矜門第,鄙視「南人」,然而在北朝人眼中,南朝人不分僑吳,都稱之為「南人」,因此當僑姓貴族到北朝之後,也自稱「南人」了。另一方面,在北朝人眼中,南朝人不分僑吳,也都稱之為「吳人」,甚至僑姓貴族到北朝之後,也自稱為「吳人」了。北朝人稱南朝人為「南人」,乃順理成章,但北朝人稱南朝人為「吳人」,則頗有深意,尤其愈到南北朝後期,愈是普遍用「吳人」稱呼南方人。

本文把超越僑吳,形成僑吳為一體概念的「吳人」稱之為「新吳人」,這種新吳人意象的浮現,乃是南北朝後期重要的歷史現象。促使新吳人意象形成的因素,包括南北朝長期對立的外部因素,以及僑民土著化、新江東文化形成的內部因素。不論如何,到南北朝後期以南方為「吳」的意象已清楚牢固。隋唐之後的詩文仍常見「吳兒」為南方人的代稱,而且「吳兒」一詞,不但已無輕蔑之意,反而帶有羨慕之情。

(責任編輯:江昱緯 校對:王亭方)

引用書目

一、文獻史料

- 漢.司馬遷,《史記》,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59。
- 漢、班固、《後漢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62。
- 晉·陳壽,《三國志》,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59。
- 晉·陸機,《陸士衡文集》,《四部叢刊》初編縮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 晉·常璩撰,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1987。
- 北魏·賈思勰撰,繆啟愉校釋,《齊民要術校釋》,臺北:明文書局, 1986。
- 東魏·楊銜之撰,楊勇校箋,《洛陽伽藍記校箋》,臺北:正文書局, 1982。
- 北齊·顏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顏氏家訓集解》,臺北:漢京文化事業 公司,1983。
- 北齊·魏收,《魏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74。
- 南朝宋·劉義慶撰,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北京:中華書局, 1983。
- 南朝梁·蕭子顯,《南齊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11。
- 南朝梁·沈約,《宋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11。
- 唐·房玄齡,《晉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74。
- 唐·姚思廉,《梁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6。
- 唐·姚思廉,《陳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2。
- 唐·李百藥,《北齊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3。
- 唐·令狐德棻等,《周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3。
- 唐·魏徵等,《隋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8。
- 唐·李延壽,《南史》,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3。
- 唐·李延壽,《北史》,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3。
-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12。

- 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資治通鑑》,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
- 清·嚴可均編纂,陳延嘉、王同策、左振坤校點主編,《全上古三代秦漢 三國六朝文》,新版橫排本,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 清·萬斯同,〈東晉將相大臣年表〉,歷代史表原刊本,收入《二十五史 補編》,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59。
- 清·湯球輯,《九家舊晉書輯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
- 二、近人專書
- 王永平,《中古士人遷移與文化交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5。
- 王永平,《漢晉間社會階層升降與歷史變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 社,2011。
-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1997。
- 呂春盛,《陳朝的政治結構與族群問題》,臺北:稻鄉出版社,2001。
- 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札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
- 姚大中編譯,《南方的奮起》,臺北:三民書局,1976。
- 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
- 彭豐文,《兩晉時期國家認同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 川本芳昭,《魏晉南北朝時代の民族問題》,東京:汲古書院,1998。
- 三、折人論文
- 于浴賢,〈論陸機賦的東吳情結〉,《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2:2,貴陽,2003.3,頁52-57。
- 小尾孝夫撰,楊洪俊譯,〈廣陵高崧及其周邊——六朝南人的一個側面〉,《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015:1,南京,2015.1,頁16-24、 頁41。
- 方亞光,〈論南北士族的協調與東晉王朝的建立〉,收入江蘇省六朝史研究會編,《六朝史論集》,合肥:黃山書社,1993,頁27-38。
- 王文進,〈論《江表傳》中的南方立場與東吳意象〉,《成大中文學報》,46,臺南,2014.9,頁99-136。後收入王文進,《裴松之《三

- 國志注》新論——三國史的解構與重建》,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2017,頁151-196。
- 王永平,〈琅邪王儉對待江東本土人士之態度及其原因考析——從一個側面看宋齊之際僑舊士族之間的關係及社會變革〉,收入王永平,《東晉南朝家族文化史論叢》,揚州:廣陵書社,2010,頁114-130。
- 王永平,〈兩晉之際廣陵人士與江東政局〉,《揚州文化研究論叢》,8, 揚州,2012.3,頁47-67。
- 王健秋,〈西晉歧視吳人與二陸之死〉,《南京高師學報》,12:3,南京,1996.9,頁49-51。
- 王運熙,〈吳歌西曲的產生地域〉,收入王運熙,《樂府詩述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頁20-29。
- 田餘慶,〈釋「王與馬共天下」〉,收入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頁1-38。
- 朴漢濟,〈「僑舊體制」的展開與東晉南朝史——為整體理解南北朝史的 一個提議〉,收入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編,《魏晉南北朝史研究》,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頁21-39。
- 余嘉錫,〈釋傖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0:下,南京,1948,頁47-52。後收入余嘉錫,《漢魏兩晉南北朝史叢考》,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頁173-178。
- 余遜,〈南朝之北士地位〉,《輔仁學誌》,12:12,北平,1943.12,頁 31-102。
- 呂宗力,〈讖緯與兩晉南朝的政治與社會〉,收入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編,《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回顧與探索——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第九屆年會論文集》,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頁379-396。
- 呂春盛,〈三國時代的山越與六朝的族群現象〉,《臺灣師大歷史學報》,33,臺北,2005.6,頁1-26。
- 李伯重,〈東晉南朝江東的文化融合〉,《歷史研究》,2005:6,北京, 2005.12,頁91-107、頁191。
- 程義,〈從鄙視到認同——說「吳兒」〉,《蘇州文博論叢》,2014,蘇

- 州,2014.12,頁86-93。
- 周一良,〈南朝境內之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收入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63,頁30-93。原載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4,南京,1938,頁449-504。
- 周一良,〈南齊書丘靈鞠傳試釋兼論南朝文武官位及清濁〉,收入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63,頁94-116。原載於《清華學報》,14:2,北京,1948.8,頁143-167。
- 周能俊、胡阿祥,〈兩晉南朝廣陵高氏之興衰〉,《揚州大學學報》, 17:2,揚州,2013.3,頁114-118。
- 胡允康,〈從「中國當敗吳當復」到「五馬游渡江,一馬化為龍」——東晉立國之際的謠諺〉,《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017:2,南京,2017.2,頁27-31。
- 胡寶國,〈兩晉時期的「南人」、「北人」〉,《文史》,4,北京, 2005.12,頁49-58。
- 張齊明, 〈地域、門第之別抑或華夷之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吳人」、「南人」與「北人」〉, 《國學學刊》, 2, 北京, 2013.6, 頁71-77。
- 陳金鳳,〈江東士族與西晉政權合作論〉,收入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與四 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編,《魏晉南北朝史論文集》,成都:巴蜀書 社,2006,頁154-160。
- 陳俊偉,〈陸機《辨亡論》的故國歷史圖像〉,《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 文》,19,臺北,2012.9,頁39-58。
- 陳恬儀,〈西晉吳人之歷史與自我〉,《輔仁國文學報》,39,臺北, 2014.10,頁199-216。
- 陳寅恪,〈述東晉王導之功業〉,收入陳寅恪,《陳寅恪先生全集(下冊補篇)》,臺北:里仁書局,1979,頁1445-1465。
- 陳寅恪,〈東晉南朝之吳語〉,收入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頁267-272。
- 陳登原,〈南北朝語文變化〉,收入陳登原,《國史舊聞》,臺北:明文書局,1984,頁630-633。

- 唐長孺,〈讀抱朴子推論南北學風的異同〉,收入唐長孺,《魏晉南北朝 史論叢》,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5,頁351-381。
- 鄒憶軍,〈高崧父子生平考——兼談南方士族墓葬的特殊性問題〉,《東南文化》,2000:7,南京,2000.7,頁52-55。
- 蔡學海,〈兩晉時代吳人的政治境遇〉,《國立編譯館館刊》,24:2,臺 北,1995.12,頁87-140。
- 蔣炳釗,〈「越為禹后說」質疑——兼論越族的來源〉,收入蔣炳釗, 《東南民族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2,頁1-18。
- 權家玉,〈從蜀漢東晉看寄寓政權的「國」「土」觀念〉,《社會科學戰線》,2018:6,長春,2018.6,頁126-139、頁282。
- 川勝義雄、〈東晋貴族制の確立過程-軍事的基礎の問題と関連して -〉、收入川勝義雄、《六朝貴族制社会の研究》、東京:岩波書 店、1982、頁211-255。中譯文:川勝義雄著、徐谷芃、李濟滄譯、 《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 154-186。
- 戶川貴行,〈僑民の土着化と文化の変容:『世説新語』を手がかりとしてみた〉,《東洋学報》,96:3,東京,2014.12,頁1-26。
- 永田拓治,〈「先賢伝」「耆旧伝」の歴史的性格——漢晋時期の人物と 地域の叙述と社会〉,《中國-社会と文化》,21,東京,2006.6, 頁70-92。
- 矢野主稅,〈南人北人對立問題の一考察〉,《長大史学》,1,長崎, 1958.4,頁1-7。
- 矢野主稅,〈東晋における南北人對立問題-その政治的考察-〉,《東 洋史研究》,26:3,京都,1967.12,頁36-61。
- 矢野主稅,〈南朝における南北人問題-南朝の成立-〉,《長崎大学教育学部社会科学論叢》,19,長崎,1970.3,頁1-12。
- 江村治樹,〈吳、越の興起について〉,收入谷川道雄編,《中国辺境社会の歴史的研究》,京都:玄文社,1989,頁4-11。
- 守屋美都雄,〈南人と北人〉,《東亞論叢》,6,釜山,1948.4,頁416-460。後收入守屋美都雄著,錢杭、楊曉芬譯,《中國古代的家族與

- 國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家族篇第四章,〈南人與北 人〉,頁316-346。
- 狩野直禎,〈華陽国志の成立を廻って〉,《聖心女子大学論叢》,21, 東京,1963.10,頁43-81。
- 渡部武,〈「先賢伝」「耆旧伝」の流行と人物評論との関係について〉,《史観》,82,京都,1970.12,頁51-62。
- 越智重明,〈東晋南朝の地缘性〉,《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13,福岡,1984.10,頁1-27。後收入越智重明,《魏晋南朝の人と社会》,東京:研文出版,1985,第二章,〈范寧と地缘性〉,頁69-118。

四、網路資料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2021/5/19)。

The People of Wu and the People of the South: A Study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erritorial Identity During the Six Dynasties

Leu, Chuen-sheng*

Abstract

The residents to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in what is traditionally known as the Jiangnan region of China, are referred to in historical documents from the Zhou and Han dynasties as "the people of Wu." These same people are also frequently referred to as "the people of the South." The two terms were used more or less interchangeably until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when China was divided into the kingdoms of Wei, Shu, and Wu. With the founding of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however, the term "the People of Wu," which evoked strong memories of the erstwhile Kingdom of Wu, disappears completely from our historical records: the use of the term had become taboo.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amifications of the different ways of referring to the residents of the Jiangnan region. Its purview includes not only the period leading up to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but also the various dynasties that came afterwards. It notes, for instance, that a third term, "the Children of Wu," is frequently used in the poetry and prose of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o refer to "southerners."

These changes in nomenclature imply a complicated socio-political scenario; and yet, attempts by historians to document and explain these changes have been few and far between. The present study attempts to remedy the situation. It is a 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 of the use of the terms "the people of Wu" and "the people of the South" in our historical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records. It investigates how these terms ar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regional identity. It also considers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change in names during the Six Dynasties period.

Keywords: Six Dynasty, Eastern Jin, Southern Dynasty, People of Wu, People of the South, Territorial Identity